**＋ 歷史新聞採訪手冊** **＋**

1. 淺野水泥罷工事件的簡介

【採訪資料一：淺野水泥罷工事件簡介】

【採訪資料二：淺野水泥與罷工團之間的對抗】

【採訪資料三：決裂聲明書】

1. 採訪任務

出場人物：記者、部門主管、穿越技師

圖片素材：**營救報告與一張老照片**的翻拍照

|  |  |
| --- | --- |
| 起點與滿滿謎團 | 【起點與滿滿謎團】  「(吃飯隊成員有特色的台詞)」......  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2csbdEKT23JzCUooDDxpfJwpaOuGDcPMreeEBN-V0QOQ4ePUX0pdCIsbQvqd8CQlav0y3dcaRBU6sw3LiqTgSIZLTkR5qM_t5TZSxwMVB2yyuRTuAhi-Izybg-KiE3mzmgqbgrHe=s0  距離上次吃飯隊的訪查，已有一段時日。身為記者的你在那之後也回到過去，走訪了很多舊時的人事物（這邊可以新手教學讓玩家簡短採訪甚麼、再熟悉一次操作和介面）。現在的你對偵視儀的操作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程度，如果沒有這個道具，可真不知道能怎麼辦。然而，那些地方都沒有身為記者的你，直覺會成為重要報導的素材；彷彿神秘組織「吃飯隊」成員的氣勢，還在你的耳邊嗡嗡作響，不斷告訴你事情還沒結束。  確實，當時的你只弄清楚了吃飯隊的來歷，但是罷工事件後來怎麼了呢？當然，透過文獻，你知道參與罷工的人被大量的逮捕導致整起事件被強制結束，可是一個氣勢昌宏、人多勢眾的事件豈是這麼容易被一鍋端走的？「一定還有甚麼重要的關鍵才對！」你的腦子不知不覺已被這個念頭佔據了。  經過一番穿越，又是一次採訪任務的結束。你回到明亮、寬敞又有人文氣息的三隻魚新聞台。隨著將變裝的衣物蛻換成你自己平時的穿著，你也同時卸下每次穿越到過去時會有的緊繃感。身為記者，你自然對其他陌生人沒有這麼強烈的排斥感，所以這份排斥明顯是來自於身處異時、異地的那種不安。  *BEEP！*  從偵視儀傳來了一封訊息，原來是來自採訪部門主管，從內容看來，你感受到這是急迫的狀況：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5ZI9uI2jXWP-l3YjZP9PETqPPkxIN76NAPrbTJeazatrrEeQExC5hI4sLIbcNkurKfS1GHgPp209CmqR0ooJ4RCBwDKR9wXryEt-VUktC-yKrUWNdv0Y0kfeQEILAIKef2_vZUo1=s0  「這段時間辛苦了，你的採訪功力，真的替三知餘新聞台補充了很多新的歷史資料呢！不過相信你一定不滿足於跑那些小事件吧？我這裡有新的採訪資料，相信你會很有興趣。我現在正在幫你跟技術部門那邊預定穿越的工程，你快來我辦公室一趟，領取這次的採訪材料吧！」  隨著訊息傳來的，是**翻拍過的一份營救報告，以及一張老照片**。  「像果寅悵....」不知道是你的主管拍得很臨時，還是那些材料本來就過於老舊，你根本無法看清楚其中的內容。  反正都要去看過實體，就這麼[[出發到主管辦公室吧]]。  來到辦公室外，你正要敲門，主管就透過玻璃門向你招了招手，所以你敲門的手旋即改成去握向門把。  一進門，主管馬上把細心保存的材料給你，說道  「剛才發給你的照片連我都覺得模糊」她邊說邊帶著俏皮的笑容，並繼續說「但是這個實體你看了一定很有感覺的」  首先你看到了老照片其中人們的面目依然難以辨認、照片上方的文字也僅是勉強能辨識而已，所以你仍舊無法了解這是甚麼。但當你把另一份報告進行一番閱讀，你就馬上能理解這是你期盼的「那個事件」了。  「1928年5月　高雄警方以違反暴力行為取締法，檢舉多位罷工工人與組織者，其中更有37人遭逮捕，罷工事件因此被迫結束！後來因台灣民眾黨的協助，才順利營救出遭逮捕的罷工人員！」  雖然淺野洋灰罷工事件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但是太細節的內容卻是一般人無從知曉的。感受到記者獨有的「大新聞」的訊號，你幾乎馬上就要奪門而出，像是本能地確認行進距離一樣，往進來時的玻璃門喵了一眼。  主管看出你近期對那個事件後續報導的寄盼，所以意味深遠的笑了笑並對你點了點頭，示意你可以不用顧及禮貌再跟她有任何寒暄、可以馬上動身了。於是你也[[馬上離開她的辦公室，前往穿越部門......]]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0I8RAZIE28ZteSNijFrPz0e20BeLPAjgol7wCMUeI2BGjxQzub0JYTfmCjotlq4wHIbhCfmR1v4DSSOjZgNf9-mEmQH_TV2_4VFk53wNoM0krxT8BMpcPS0-XeFHVjnZjFBAI6xV=s0  伴隨著眼前的管線、儀器、指示燈，以及稍微的科技產品獨有的塑膠氣味，熟悉的聲音響起：「剛結束一個任務，又馬上要穿越啦？」穿越技師看到了匆忙的你，雖然問著問題，但腳步跟上你之餘，也沒有停下手上儀器的調校。  「你應該熟整個穿越流程了才對，就直接進去衣帽間易裝吧！」穿越技師話裡有股從容，正好與你急促的腳步成了對比，三步併作兩步的，你用很快的速度[[來到了衣帽間前準備穿越事宜]]  衣帽間裡，你熟悉的挑出當時的記者或知識份子會穿著的服飾  「如果參考照片就不會有錯……」你嘀咕著，並完成了著裝。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0I8RAZIE28ZteSNijFrPz0e20BeLPAjgol7wCMUeI2BGjxQzub0JYTfmCjotlq4wHIbhCfmR1v4DSSOjZgNf9-mEmQH_TV2_4VFk53wNoM0krxT8BMpcPS0-XeFHVjnZjFBAI6xV=s0  「老樣子，時間地點都設定好了，轉轉門把就能穿越了。」衣帽間外的技師大概算準了你著裝的速度，所以剛好在你著裝完後給了建議，並補充道「有任何突發狀況，可別忘了透過偵視儀回報我們啊...」  勉強等技師講完，你禮貌性的稍作回覆就將早已握在門把上的手轉了下去，[[於是穿越程序就馬上將你帶往過去……]] |

出場人物：記者、演講人、表演演員(若干)、觀看表演的罷工者(許多)、路人A(通報警察逮捕梁家升)、日本警察

圖片素材：罷工現場（場景圖）

|  |  |
| --- | --- |
| 任務走味、逃脫卻弄壞偵視儀 （5月13日下午） | 【開始調查後，發現資料有偏誤，更慘遭追捕行動中斷採訪】  來到1928年５／１３下午的罷工現場（黃梁被逮當晚），你看到「同情講演」、「高雄機工友會罷工總部」等布條。(這邊開始敘述罷工現場，所以細節甚至整個段落都可以替換成別的)看似是表演、演講用的棚架高台之上，講演人賣力地宣宣導的一些關於勞動者權力的觀念，演員們則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將自身的表演精力，轉化為台下罷工者們繼續罷工的動力。見此榮景，你馬上開始找尋訪問對象...  (這邊可以多少訪一些訊息出來，並且讓主角發現元罷工者與工友會罷工團的理念差異，正當主角想要詳細弄清楚差異何在，警察就出沒要逮捕大家了)  幾個穿著正式的人神情肅穆的出現於會場，隨及便大量的湧入警力，讓會場亂成一團，玩家也被人潮擠弄得無法脫身。  「雖然這裡可以很好的訪問到一些訊息，但是如果會有被逮捕的風險，似乎就不該挑這個時間與地點來穿越阿……」人潮的踴動又更加強烈，你現在四肢可以說被擠的是無法移動分毫「難道是穿越部門和主管那邊弄錯了甚麼嗎?」因為警力逼近的關係，你更是被擠得無法喘氣，這樣下去可能就要被帶走了，到時可不好收拾……  「他們不可能弄錯的，只能說，身處和平現代的我們沒有想到彼時狀況的慘烈吧，這才是新聞現場才能體現的時代感」你在緊張之餘，仍然保有記者身分的認知，當前的慌亂情景沒有磨去你的熱情，而是讓你再次燃起記者魂。  「我得做點甚麼……」你循著不規則湧動的人潮，將慌亂的隊伍勉強擠開一個縫隙，並稍微脫離了人潮。  雖然還是有人來來去去的推著你，但你仍得以喘息，並整理了一下自己，此刻你有了更多餘裕能看向慌亂情景並未停歇的人潮，你想的沒錯：身處和平現代的我們沒有想到彼時狀況的慘烈。  「副團長長...！梁加升他們被逮捕了！！」一片混亂之中，有人在你面前停下，他四肢無力、但是生氣地大吼著。你循聲望去，看到了警察已經情景之下將很多人挾持住，準備帶走。而憤怒的聲音也此起彼落的響起，讓本來看似減緩逮捕行動的警察，再次往人潮有了動作。  「こらっ！！」一聲爆嚇一名手段很辣的刑警用手上日本刀刀鞘攻擊民眾，藉此開通了一條通道，準備往你身旁大吼的人走來。然而那人早就循著人群流動走的不見蹤影，徒留你還留在原地。  「糟糕，這樣下去被抓的會是我吧」你發現了這個狀況，也準備離開了，豈料，那位警察一隻手撈了過來，揪住你的衣領要把你帶走。所幸他只是慌亂的將手一探，並未站穩所以也無從施力，於是湧動的人潮又順勢將你們擠散了開，讓你有了遠離她的機會，  那名警察身不由己地被推著，開始變得急躁，所以又吼道「どこに行こうだ！止まれ！そこの奴！」，而他身邊的群眾似乎有意袒護同為平民的你，刻意地將你們兩方擠了開來。  「誰が！あの奴にいけ！」那個警察可能看出了身邊民眾的意圖，知道自己要貿然靠近是很難的了，所以認定你可能是受到保護的重要人物，於是他機警地喊了其他警察同仁要來抓你。從這裡可以發現他似乎是有點地位的人，所以一些警察馬上自本來想要抓人的行進方向，開始往你走來。  雖然你沒聽懂日文，但是這樣的情境任誰看了都覺得不太對勁，所以你只能將人潮作為掩護，刻意往沒有警察、人群較擁擠的地方擠去，並且對偵視儀發出了訊號：  「技師，不知道你有沒有收到這則訊息，如果有，請幫我打開一個傳送的程序，時間上要往哪裡都好，總之要快，現在的情況已經失控了」  你勉強擠出了這一大段話後，就繼續往沒有警察的方向擠到人群之中，而那些警察像是一定要抓到你一樣，以更快的速度一邊揮動警棍驅散人群一邊向你走來。  「附近的矮叢（或任何地方，需要大概了解罷工現場的環境），跳進去！」偵視儀那頭，技師傳來罕見焦急的聲音。他沒告訴你你即將被傳送到何時何地。但你也知道，你們沒空再說甚麼了，當下要做的是趕快離開到安全的地方。  「止まれ！」「こらっ！」等等的聲音此起彼落並逐漸逼近，你知道警察就要來了。正當你終於擠到了人群邊緣，你一個踉蹌的險些失足，但也因此踏到了一叢矮叢前面。  「就是那個矮叢，跳進去」技師慌亂的透過偵視儀向你吼道  「どこに行こうだ！止まれ！」兩三個日本警察也脫離了人群，一見到你就是幾棍子揮過來。  先前踉蹌地步伐都還沒站穩，你就循聲看向揮出刀鞘的警察，於是你也不管站沒站穩，順勢要往樹叢跌去，並不忘用手抵擋來犯的棍子。  伴著「咚鏘！」的一聲聲響，你擋下棍子，並循著那個力道更快的向樹叢跌坐進去，然就看到穿越時的那個隧道，你安全了…… |

出場人物：攝影師、盧丙丁、部門主管、穿越技師

圖片素材：出獄眾人合照圖（場景圖）

|  |  |
| --- | --- |
| 決定靠未來人的指引與過去人的幫忙繼續調查（跳到未來１２月，跳太多所以又再跳到5月13的更更更之前） | 【噩耗，偵視儀壞損，只能循未來與過去人片段的協助，繼續任務，採訪之餘慢慢找方法回到未來】  穿越時的無重力感僅持續了一下，接著你就感受到你重重的跌坐在地上的痛楚。你覺到矮叢的枝枒被你壓著，一併帶過來了。但是，這裡是哪裡?  坐起後，你看出這裡和你離開前的地方並不一樣，先前嘈雜、攅動的人潮和訴諸暴力警察仍然在你腦海裡閃了一次。  「技師......這裡是哪裡?」你對著偵視儀說話，企圖和穿越技師詢問狀況。  「記者先生，*"滋滋"*你沒*"滋"*事吧?剛剛你有說話嗎*"滋滋滋滋...."*」技師的語氣就像剛剛一樣緊張，但是多了點懷疑感，她沒有聽清楚你說的話嗎?你決定確認一下。  「我沒事，似乎是成功穿越了，但是我不確定這是哪裡。」你說，而技師回道「*"滋滋"*先生，我不太能聽明白你的話*"滋滋.......滋..."*，我這裡跟你確認一下你是否有說話，請你再說一些甚*”滋”*」  聽到她說的話，過去穿越時讓你預感到的不安感，突然變的寫實很多。  迷失在過去的時代而無法回到自己所在的時空，這意味著生活的重大改變。而且這個改變可不像過去你穿梭在各個國家、甚至在人權問題嚴重的戰亂國家中與其他人中斷聯繫。你是真真切切的有可能沒辦法再回到「家」之中。  但你也沒空讓自己陷入擔憂之中，你還有技師可以聯繫，於是就照著她的指示做了一些測驗、說了些話確保偵視儀收音；也就是在這次的測驗，你看清楚了你的偵視儀隨著剛剛的騷動，有了明顯的損壞狀況。  不過，技師說到底還是有些經驗的人，隨著你的回覆，她明白了你的偵視儀估計壞掉了，所以她跟你說道  「記著先生，我這邊還是無法順利聽到你的聲音，你的偵視儀大概出了點狀況"滋......滋滋..."。我馬上進行"滋..."一些程序，幫你穿越回到我們這個時空"滋滋"，請給我一些時間......」伴隨著偵視儀損壞本來就存在的雜音，你聽到技師手上沒有閒下來的在操作儀器的聲音。由於你不知道她甚麼時候能樹，所以決定多在當下的情況下，多找一些新的線索。  「對了"滋......滋滋..."，記者先生，為防萬一，這邊跟你說一下你現在是在1928年12月28號的台南，感覺你會需要這樣的資訊"」技師說完後，就沒有再說話了，應該是去忙了吧。  「12月28號」這個數字總覺得很熟悉，幸好偵視儀沒有完全壞掉，於是你打開偵視儀的採訪材料準備看看。(讓玩家輸入/選擇到底是甚麼東西存在這個數字；答案是出獄照)  「照片中的日期！」你有了重要的發現  「今天是他們的出獄的日子，那天被逮捕後，居然過了七個多月」你驚訝於時間的流逝，但更驚訝於一個關鍵的事情「這不就表示淺野洋灰事件結束了嗎……?」  採訪的目的就是要釐清是怎麼結束的，但是你現在這個時間點還能怎麼辦？沒有現在這個時代、事件的其他知識，你又該怎麼繼續你的任務？  「一定還有我可以做的事情，還原歷史真相可不是靠坐在辦公室翻翻資料就好的，定有我還能做到的事情！」距離技師的通知還有不知道多久時間，你決定要把握機會多做點甚麼。  「既然有照片紀錄，那麼就一定有可以找到人的地方！」  於是你繼續了調查的工作，所幸偵視儀雖然壞得差不多了，卻似乎還是在穿越時將你引導到了正確的地方......  「趴機！」隨著大量光芒的噴發與躁響，你看到了手上那張老照片的實景，同樣衣著、高矮胖瘦亦與照片無異的那些人，活生生地出現在部遠處。  「守民兄！待我洗好照片，會再與你們聯繫。各位都辛苦啦！」操作老式相機的攝影師歡快的和大家打招呼。  其中有人做出了回應，應該就是那位「守民兄」，他回應道  「可別到處嚷嚷這個名子，怪不好意思的；照片好了之後，我再去您的照相館一趟吧，你也辛苦啦！」那位守民兄雖然帶著墨鏡，但是你仍然看得出他是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我哪裡辛苦了，陳梁黃張四位大哥才是呢，坐了這麼久的牢，我可憋不住！不說閒話了，這個重要的照片我可得快點洗出來，先走啦！」那位攝影師匆匆的收拾了東西，離開前不忘對眾位還在寒暄的攝影對象行了個禮，最後美滋滋的帶著笑容離開，看得出這件喜事對攝影師來說也是別具意義。  你抓緊機會，上前一陣攀談  「勞駕眾位了，我是一名記者，想採訪各位，希望你們有空能發表一下淺野洋灰罷工事件的事情！」  其他人還感覺有點唐突，但守民兄早已先於他人笑吟吟的反應過來對你說道「真是慶幸還有記者朋友想要關心這個事情，還請您指教只教您在哪個報社高就？」看得出他們對你的關心感到榮幸，而守民兄更是對你行了個禮以式感謝，你感覺的道他的真誠。  但你當然不可能直接說你來自未來，於是就循著新聞台在穿越後與其他人「互報家世」的訓練，做出了應對「我們是還沒有發行的地方小報，我們十分關注這片土地的大家，以及這個地方的未來發展，期望能和所有住民一起思考我們的未來！」  守民兄專注的聽完你的話，但沒有太多表示，可能是多少也在保護著自己人吧，所以為了多探探你的底細，決定多問你一個問題「那麼就記者先生您的見解，目前在台灣的記者朋友們，有多少人真正的做到了這件事情呢？」  「日日新報的報導絕對是沒辦法讓我們思考太多未來的......」你就這次的任務所要釐清的事情來說出了你的疑慮，並提到了「為了將正確、更好的觀念流傳後世，產生好的影響，『紀實』的報導是很重要的」  守民兄收起笑臉，依舊認真的聽完你的論述，期間也多次點點頭，或發出聲音回應來表示認同，最後說道「對後世產生好的影響、紀實……有趣！」  他又回到笑吟吟的表情認真地望向你「這位兄弟，你想要了解淺野洋灰罷工事件對吧！我不敢說自己出力太多，所以可能幫不上太多忙，所以幫你引薦引薦！」說完便轉頭「家升兄！你們可得幫幫這位記者先生，他的報導可能會很有趣喔！」他說的話似乎多少有點分量，所以即便出獄的是坐在前面的四位先生，這個場合理當是他們作為主角，但是他們仍然必恭必敬地馬上靠了過來。  「這可鞏固了我的一個新構想呢……，對於這片土地還有好多事情要做！」他嘀咕著，就馬上讓開位子讓你和那四位先生能有交談的空間；你不知道，他就是在兩年後辦了《赤道報》的其中一名重要成員。  向守民兄致意完之後，你馬上鄉目光看向了黃陳梁張四人，開始了採訪……。一個段落之後，你了解到他們原來是受到台灣民眾黨的同伴們的幫助，尤其是蔣渭水先生更是幾乎不遺餘力的再問此奔走。另外，你也意識到先前手上的採訪材料，豪不易外的有偏頗的發言，尤其是他們後來也是因為會社的蠻橫，才與他們決裂，並提出了三點聲明。  向他們略一道謝之後，守民兄邀請你定要到他們家中作客，他「還有」事情要向你「討教」。你也有意答應，並向他們多聊聊事件中眾多不同的立場。  但是有個熟悉的聲音中斷了你。  「＂滋滋＂…到嗎？」這個聲音斷斷續續地由偵視儀傳到你耳中，你為了不讓其他人起疑，匆匆的和那些人別過，找了個隱蔽的地方，期間那個聲音仍然嘗試想與你對話。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5ZI9uI2jXWP-l3YjZP9PETqPPkxIN76NAPrbTJeazatrrEeQExC5hI4sLIbcNkurKfS1GHgPp209CmqR0ooJ4RCBwDKR9wXryEt-VUktC-yKrUWNdv0Y0kfeQEILAIKef2_vZUo1=s0  「記者先生，這裡是採訪部＂滋滋......＂，你有聽到嗎＂滋滋＂」採訪部主管熟悉的聲音不斷重複著同樣的一句話，但在你找到隱蔽的地方時，仍然沒有完整的讓你收聽到。  不過很幸運的是，你仍然大概的理解他的語意，所以雖然知道大概不可能完整對他們回應，你還是說了些話來回覆他們。  「很抱歉你的聲音還是＂滋滋＂沒辦法完整的收聽清楚。＂滋.....滋滋....滋....＂剛剛穿越技師小姐已經跟我說明了情況，我們覺得太危險了，這次的任務還是請你先終止吧，＂滋滋＂還是有很多採訪機會的。」主管的語氣也難得的透露出疲憊，感覺上你的狀況在新聞台引起了不小的騷動，所以他應該忙進忙出的處理了很多狀況吧，即使這次的調查還有很多謎團，你還是決定先離開再說。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0I8RAZIE28ZteSNijFrPz0e20BeLPAjgol7wCMUeI2BGjxQzub0JYTfmCjotlq4wHIbhCfmR1v4DSSOjZgNf9-mEmQH_TV2_4VFk53wNoM0krxT8BMpcPS0-XeFHVjnZjFBAI6xV=s0  「如果燈光開始閃爍，就請你隨即開始穿越」穿越部技師也隨即附和道，從背後由電腦發出的按鈕回饋聲音中，你聽得出她仍然在趕工調整器材。  「沒問題，請你們執行傳送吧」你的回應完全是禮貌上的、類似報平安的作用，因為對面根本不可能聽到。  偵視儀閃爍起一陣陣的信號後，你知道這是穿越的時候了，所以馬上就是一陣操作，接著便[[看到了傳送時的那個情景，以及隨之感受到的失重感]]。 |

出場人物：引薦工友會成員的路人、高雄機械工友會成員、

|  |  |
| --- | --- |
| 重新憶起調查歷史的使命:要找出正確的行徑方向(平和的調查之中，發現罷工勢力各有打算) | 【調查之中似乎又挖到更多謎團】  立場：   * 一般工人（討生活，偏左派） * 高雄機械工友會成員（進步的工人，爭取好的勞動環境、＄） * 警察（視為國家機器，希望安定國家、討好會社） * 知識分子（民族主義、反威權、爭取議會設立；培育、協助可以合作的勢力；左右派對抗）   隨著失重感的逐漸消失，這次你感到腳上施力越來越重，以及是踏實的觸感。  [[你成功的執行了穿越程序。]]  可是眼前出現的不是明亮、寬敞又有人文氣息的三隻魚新聞台，而是再次來到罷工會場。(背景從黑轉為三知餘新聞台，再轉為原本的罷工現場環境)  你馬上明白這絕對出問題了，於是焦急的問道「主管、工程師，你們有聽到嗎?」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0I8RAZIE28ZteSNijFrPz0e20BeLPAjgol7wCMUeI2BGjxQzub0JYTfmCjotlq4wHIbhCfmR1v4DSSOjZgNf9-mEmQH_TV2_4VFk53wNoM0krxT8BMpcPS0-XeFHVjnZjFBAI6xV=s0  「"滋滋"記者"滋..滋滋...滋..."先生，很抱歉，看來"滋滋"你的偵視儀出了點問題，所以我們沒辦法幫你定位到正確的時代」穿越技師語氣更焦急了，她會這麼失去淡定的態度，真的很難得。  但你也無暇去感受這件事的趣味了，你明顯的在時間上受困於日治時期的某一年，這可不有趣。  「”滋”記者先生，"滋...滋..."我們恐怕能做的事情不多，遊戲我們發現到這次我們連你所處的時代都無法定位"滋、滋......"這是過去三知餘新聞台沒料想過的危機……，恐怕是接收時代、地點資訊的儀器出了狀況。」技師繼續說到，你覺得到她語氣中的的自責。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5ZI9uI2jXWP-l3YjZP9PETqPPkxIN76NAPrbTJeazatrrEeQExC5hI4sLIbcNkurKfS1GHgPp209CmqR0ooJ4RCBwDKR9wXryEt-VUktC-yKrUWNdv0Y0kfeQEILAIKef2_vZUo1=s0  「記者先生，很抱歉讓你有此遭遇，這件事我也有責任，很抱歉我沒有第一時間先派人去那個時代幫助你」主管的語氣失去了平常的從容，從失去生氣的感覺變得略帶哭腔。「記者先生，我會和技師小姐繼續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你保持希望。」  「沒問題的，你們就近你們最大的努力吧」聽到這裡你其實也不忍責難他們，所以你的回覆其實帶著一種回歸到「責任感」的釋懷。  這份責任感，與你身為歷史記者的職業有關。  「你有多久沒有親身經歷事件的發生了？那些人訴諸行動的人們想要講的話、想要爭取的目標，你真的聽進去了嗎？」由於你和身邊的人們越來越忙於生活上的事情，所以逐漸脫鉤於時事，最後到了冷感的程度。等到有任何事情發生了，才看到很多人賣力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甚至事後諸葛的評論起一切。然而，真正在事件上出道力氣的人卻少之又少。  在你的生活逐間趨於平和的當下，戰爭、抗爭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而任何歷史事件都只能透過報導、故事、課本和經歷過故事的人們的演講來分享。**所以對於史實，我們永遠只能想像。**  但你做為記者的身分怎麼會允許這件事情發生呢？所以當時你決定從重大的事件之中找到重要的資訊，由你經手把那些人們的努力重新整理於大眾面前。  明明原本已經在其他新聞台擔任資深的編輯，不用採訪現場而只需要負責整理時事的脈動，最後整理成完整的報導，但你還是回歸外勤記者的身分，找到了三隻於歷史新聞台。  很多人，尤其是你坐辦公室的前同事們，都私下問過你幹嘛要在這個年紀還跑這種需要勞力的工作。然而實際的原因你都從沒有和任何人提起過，只有在面試三隻魚新聞台時，對你現在的主管聊到：  「這份決心是來自於我發現身邊的人、甚至自己都越來越把重要的事情遺忘掉了……」  「所以我深感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親自讓大家從歷史之中再次學到所有的成果都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循著歷史的脈絡逐漸積累的，無論經濟、人權、乃至人類文明。」  就是這段話，讓你的主管決定讓你加入他們。  「這次的狀況完全發生於我們對史實的不了解。說來慚愧，過去的人經歷這麼慘痛的代價，我們卻在舒服的環境坐享其成而未曾有所體會。」想到這裡，先前對於陌生時空的不安感消失了。  你感到親切，因為你正在看著事情發生，這是寶貴的經驗。  「穿越的事情交給技師和主管煩惱，我要繼續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即便回不到未來我也要替他們留下痕跡！」想到這裡的你，燃起了前所未有的熱情，於是接著開始找尋這個時代到底是甚麼時候。  在那之前，你也想到了偵視儀的使用說明，有個地方是故障時的排錯。於是你打開偵視儀使用說明的部分，看到了可能可行的解決方式，但是以你現在的情境，可能不太好辦……。  （這裡讓玩家輸入＂無線電收信器＂繼續遊戲）  原來，無線電技術是1920年開始的，在台灣則是直到1930年代由日本人引進，當時由於是很新的技術、又需要收月租費，所以一開始是只有上流人士的高級日常消遣，普及於民間則是一些店家購買收音機來作為店內播放音樂之用。  現在偵視儀的設計實際上是利用某種功能上類似於無線電收信氣的部件，接收每個時代獨有的頻率後，加以定位你身處的時代、時間、地點等資訊，並進一步在通訊上能夠定位好你需要傳輸訊息的時代。  所幸偵視儀是從軍事用途上退役下來後，由三隻魚新聞台引進到該公司進行歷史人物採訪之用。為了因應各種意外，他被設計成能夠有蠻多的保護措施，例如承受極大的撞擊、防水等，並也能輕易的找到替代的道具能夠替換使用。  聽起來，這事情只要是在無線電收信氣普及的年代就能夠解決了。  「但是，不知道現在是何年何月何時呢...?」伴隨著這個疑惑的，是一份決心「如果無從知曉，那就去問吧，這是記者的本分……」你決定用採訪來替你還原所有的時間、地點以及你希望採訪的事件真相。  你開始以常識判斷著可能的時間：  淺野洋灰罷工事件，起因為1927年不當解雇工人後，又沒有適當的提供退職金，其時就有很多人不滿於此，所以有了「分化蟲」的謠言，指出會社收買部分員工來對抗不滿的人們。  而真正讓事情越演越烈的，是1928年3月6日，工人吳石定遭警察拘留三個月，會社藉此把他免職且拒發退職金。  高雄機械工友會會長黃賜乃領導工人要求會社取消處分，會社卻趁機再解雇41名工人。4月13日，工友會全體幹部開會，決議實行700餘人的罷工以資對抗。  後來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等趕赴高雄，設「淺野洋灰罷業職工總指揮部」，立連絡、宣傳、救援等部，發行爭議新聞、分發海報予以聲援。他們為防淺野收買的工人攪局，更組爭議團，以糾察隊防工人上工，且準備於4月23日舉辦全島演講。  「這麼說來，現在至少還是在1928年的4月中之後的，這時候可沒有無線電收信器阿......」你不管身邊罷工的人們，獨自苦惱著，但隨即被一個熱心的民眾叫住…… |
| 罷工升級，遇到幾乎難解的狀況幾乎要被抓到 | 【幾乎被抓到卻得貴人相助、繼續調查】 ５／６莊帝一眾６位工人被警察逮捕  「這位先生，你也是來聲援罷工的事情嗎?」**那人**熱情的招呼了你。  「喔！不敢說聲援啦，但我是一個地方的小報，想要用不同於日本人官方的角度，來了解你們實際上的辛勞！」剛才憶起的「責任感」，讓你的會應十足的令對方也感到滿意。  「這位先生莫非是台灣民眾黨的朋友！有甚麼問題都歡迎你問我呀！」那人笑得幾乎闔不攏嘴，看到反對日本人的同志，又看到記者，想到能夠上報紙就興奮到不行。  「我並非是那些偉大的知識分子，但我確實想要問你一些問題，請問目前罷工的情勢進行到甚麼程度了，你這次又負責那些事情呢？」你找到了身為記者的節奏，除了收集這次任務的材料之外，也專業的用證據來定位你所在的時間地點。  「說到這個我就生氣」那人笑容陡變，很難想像本來憨厚老實的臉會轉的這麼快，想必他是真的很氣憤，這股怒火也從他繼續講到的話之中有所感受「最近罷工的大家已經越來越辛苦，誰知道會社居然又更過分了！」  他嚥了嚥口水繼續說道「ｎ天前，會社居然宣布關閉淺野水泥高雄廠，這讓我們本來選擇復工來幫助罷工者的朋友們也遭殃了，更別提我們這些罷工的人，恐怕是要斷糧了！」  「ｎ天前是幾月幾號呢？他們怎麼這麼突然？」你感覺你快要能夠知道你現在的所處的日期。  「那天是５月７號啊！他們會決定關閉，也可能是當天罷工總指揮部改組『台灣工友總聯盟淺野爭議本部』，並對外公布決裂聲明書吧」他彷彿回到當天聽到宣布時的當下，眼神露出了迷惘、不解。而你則明確的知道，原來你來到的就是你被人潮、警察搞得十分狼狽的那一天，但由天色可以看到離當時還早得很。  「會公布決裂聲明書，表示你們曾經有過交談的空間吧？這段時間發生了甚麼事情，事態怎麼會越演越烈？」你清楚了自己的狀況，後續問的問題自然就更切要的往解決任務的方向前進。  （然後這邊就把５／１～５／６的事情補充個，讓玩家了解事件演變的脈絡）  「謝謝你的說明，我一定會將這些事情帶給大家知道，你的幫助可以說非常的重要」你發自內心的感謝那個人對於事情的脈絡做出了解釋，那人聽了也覺得是真誠的感謝他，所以又回復了闔不攏嘴的笑容。你又繼續補充問道「這位兄弟你能夠跟著這個事件的脈動這麼久，想必你是真的對這件事情感到重視，當時的你，是為什麼會參與罷工呢？」  那人笑容微微收斂，又以認真的態度回答你「我們出來工作就是謀個溫飽，我自己餓肚子可能沒關係，但是家裡這麼多口子要養，我覺得我需要自己和家人爭取更好的生活嗎？」（然後這邊多多敘述歷史材料所能看出的一班勞動者生活所需）  「很感謝你的協助，請問你能不能幫我引薦引薦其他罷工團的成員呢？」你再次對他道謝，所以他感到很開心，並且胸埔一拍的說「可能沒機會替你引薦像『頭兄』那樣的人物，他可是在全台灣都極富盛名的大英雄之一，尤其在台南也很是出名。但是我還是能替你找到我的朋友，他可是在基工友會之中的幹部。來，我帶你去！」說完便替你引路。  由於天色尚早，你看出很多人都還在養精續銳，於是這次由那位朋友引路的過程就不像下午時那樣被人潮擠的難以行動。  很快的你來到了一個正在和其他人討論，並也指揮著一些工作的人面前。  「ｘｘ兄，有位記者朋友想要多多幫我們這些罷工者發聲，你一定要幫幫他多收集一些材料！」  眼前這人便是「ｘｘｘ」，高雄機工友會之中扮演ｘｘｘ。  「ｘｘｘ你好，我是地方小報的記者，希望能替這片土地上的大家多多提供一些思考的材料，希望你能幫忙！」你真切地對他說明。  「那有甚麼問題，最近更是該要有你們的幫忙，讓台灣的勞動者們更加團結！」ｘｘｘ爽快的口氣讓你和領路的人都心情變得爽朗起來。  「那我就離開啦！祝你們對談的順利」領路者打完招呼便笑著離開了。  「那我就先謝謝了，ｘｘ兄。剛才我聽那位兄弟說，前幾天你們發布了決裂聲名，工廠也無情的關閉了。請問機械工友會的大家怎麼看？」  「會社的那幫人太過分了，我們這些人不過是希望爭取更合理的勞動環境，卻在日本人和其他沒有罷工的人面前，被當作是無理取鬧的人。」（後他以工友會「較有知識的工人的身分」，說了說自己的立場，以及前幾天有人被逮捕的情況，他認為那不是暴力，而是尋常的小爭執，日本人是借題發揮）  「謝謝你的這些材料，我認為對未來的台灣有很大的幫助，你們爭取的並非個人的權益，同時也是所有工作者的福祉。」你真誠的感謝他，而他也感受到了你的共鳴，所以又多說了些自己的理想「沒錯，沒道理日本人的工資可以這麼優渥，但是同為工作者的我們卻要受盡這樣的部通平對待。當時台灣民眾黨的眾位知識份子在同情講演上跟我們說的這些觀念，不斷的在我腦子裏面迴繞著，這段時間來我可是靠著這些理念在支撐著！」它慷慨激昂的提到台灣民眾黨的講演活動和慰勞演出，彷彿當時台上的種種又再次給予了他鼓舞。  「台灣民眾黨的各位想必真的幫了你們不少忙，能不能說說你們這事的罷工之中，他們幫忙了你們多少罷工以外的事情？」你順著他的話題，問到了罷工事件中的關鍵之一。  幸好他似乎和台灣民眾黨的大家略有接觸，所以他就順著補充到台灣民眾黨在這次的事件中，有許多的幹部出著人力，也付出了很多寶貴的智慧(組織人們、以及吃飯隊、糾察隊、等等組織)，而且很多事情的籌辦都需要＄，他們也為此幫了幾乎是極大的忙，真的很感謝他們（這便在考究＋補充）。  「這些協助真的太重要了，這或許就是罷工活動能不同於以往其他活動，持續了這麼久的原因吧！」你感嘆著。  「可不是嗎？這次的活動可謂全台串聯的一次盛事，我們雖然在高雄的三塊厝這邊，卻能夠因為台灣民眾黨的諸位人物，取得全台灣各地區的勞動著們的聲援！這大概是他們自籌辦美台團時器就積累的人氣吧」他此刻神情謙卑地說著這段話，讓你感覺到這是身在戰場前線的戰士，對於被理解和心心相惜的心意的敬重。  「啊！你看！」他滿足的神情突然化為驚喜，向著其他地方看去。  循著他的目光，你看到被人群簇擁、帶著墨鏡的一位男子正潮這裡走來，一般著墨鏡的臉龐理應讓人感到神秘，但眼前的那張臉卻你卻備感親切…… |

出場人物：盧丙丁、機械工友會成員

圖片素材：盧丙丁的收音機

|  |  |
| --- | --- |
| 得到道具、回到暴力的當時候(被尾形又被暴力相逼；幾乎要被抓到)（逐步來到5月13下午之後） | 這次真的要被抓了  5/19 台灣工友總聯盟召開臨時中央委員會就有針對警察越來越嚴重的逮捕行為提出三項決議  墨鏡之下的臉龐，是「當時」親切的接受你採訪，甚至替你引見梁加升的守民兄。  「甚麼事這麼激動，但我看你心情不錯啊！怎麼，這裡的事情還順利嗎？」守民兄親切的和你身旁的人聊了起來。  「當然順利了，有守民兄和加升兄替我們募的款，都幫了這麼大的忙，我們還能不順利嗎？就是日本人那邊，態度還是很硬！」雖然是很難過的事情，但是他還是堅強、樂觀的講述著，這可是十足的台灣精神，也體現著當年台灣民眾黨要大家團結的背後，期望營造的樂觀氣氛！  「我替加升兄向你說聲別客氣了，我們都是盡一盡棉薄之力，真正提供我們金援的，可是韓石泉他們啊！」他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和他著墨鏡的酷勁真是衝突，可是那股真誠與堅定卻是令人欣賞。  「這位兄弟和你聊得正開心，倒是我打斷你們了，還沒請教，您是……？」他向工友會成員與你各自看了看，期待由他引薦你。  「我和這位記者先生聊的投緣，正好聊到關民眾黨的大家呢，正好守民兄你來了，我就不賣弄對你們的了解了，由你們聊聊吧！」  工友會的朋友馬上就把機會讓給了你，於是你也脫口說出了「我們是還沒有發行的地方小報，我們十分關注這片土地的大家，以及這個地方的未來發展，期望能和所有住民一起思考我們的未來！」  剛說出口，你突然暗道不妙，這句話在７個月後你可是向他說過，現在講這個不就和未來重複了，這會不會干涉了甚麼事情啊……？  正當你還在苦惱之際，守民兄卻像是找到之一一樣臉部表情像是鬆了開來的笑著說道「喔！這個是很遠大的志向！我們台灣人們就是缺少這些機會來認識到自己能夠進步的空間！」  看來他是真的想要和別人交換這些理念，所以馬上接受你的訪問「你想要知道台灣民眾黨的甚麼事情呢？我會盡我綿薄的認識替你解答看看的」  抓住這個談話的脈絡，你決定大聊關於台灣民眾黨的始末、其中知識份子的寄望與長久以來他們知識份子對於左右派立場的差別。  後來聊到了他們期望以藝文活動，來改變台灣大眾對於自身生活舊習的認知，於是聊到了美台團、乃至1926年由蔡培火負責引進攝像機的事情，雖然1927年被新文協追討了過去，但他自己仍保有1920年在美國紅起來的的"無線電"(可以淺談就好)。  這時的你表示著高度的興趣，居然提早於時代趨勢就有了這項技術，不愧是當時帶走在知識尖端的知識份子。守民兄雖然不知道你其實需要那個收音機的元件，但是看到你的表情，他覺得有義務讓你一飽眼福，所以就將你領到了會場不遠處，自己暫住的友人家中，期間還不斷向你解釋這台收音機的來歷。  原來在當時來往於日本的學生們不只是把國外發行的台灣人雜誌引入到台灣，替留在台灣的知識份子帶來大量的知識啟蒙。另外，透過口耳相傳，他們也將當時新時代的科技知識帶入了台灣。  美台團所用的放映機、膠捲多是在那時候購入，同時期還有人熱心的帶來同為新時代產物的收音機，雖然當時台灣還沒有電台，但是台灣民眾黨的大家仍然當作是未來的展演知識的趨勢之一好好珍藏著。並且在台灣民眾黨的同志之內輪流的傳著，以便企劃日後如果無線電技術引進台灣了，他們可以怎樣用在他們對文化的推廣之上。近期他就是想搬來讓在高雄這邊的台灣民眾黨同志可以分享分享。  來到守民兄說的地方，他毫不藏私的向你展示了那台收音機，你一看到就感到很不可思議，過去，你在未來世界看過的收音機若是出土於這個時代，多半都蒙上一層氧化過的頹喪感，但眼前的設備可以說是金光閃閃，就像定時定期的有妥善的作揖些保養措施一樣。  （接下來這段改編自從1943年出版的一本由東亞新報臺北支局發行之《臺灣善行美譚》專書,內容談到盧丙丁在1930年9月間,見一日籍人士因商務落難南 臺灣,甚至身陷進而出手協助之義行美談。）  「守民兄，我有個不情之請，想請您將這台收音機借給我」你知道這個要求有多無理，但還是面有難色地向他提出。  「記者先生，從你的表情我能看出你大概是遇上了甚麼狀況，需要這個東西對吧？」他爽快、不帶成見的向你說道。  「事實上，我需要這台機器的其中一個部件，但我保證會盡速歸還的」你知道守民兄不會為難你，所以語氣上舒坦了很多，但你仍覺得這要求不是太尋常。  「記者先生，我相信以你的學識，以及對台灣這片土地上的民眾的熱情，我敬重你的這些理念……」話說到這裡，都會有個「但是」  果不其然，他接續道「不是我無法割愛，只是這件事情我實在無法作主。我們有很多東西從還是台灣文化協會時，到分裂後轉為台灣民眾黨，都是由眾多朋友們募捐而來才得以購得，先前的放映機已經交給了新文化協會的那幫人，我們很是痛心。」他說這話時的語氣與面向的方向，讓你即便隔著墨鏡都能看出他這時的若有所思，但他也只有一下下便端正的看著你，誠懇的告訴你「這台收音機可是絕對不能再失去了的，台灣民眾黨還想要用更多的行動，改變這個社會啊！況且，這個機器現在在台灣本島也無法使用，你想做甚麼呢？」  「實不相瞞，我要的只是一個部件，用他來接收一些信號，以便讓我能夠和遠在他鄉的朋友們通信」你帶著理解的向他解釋，語氣上也給予了極大的空間，讓他再拒絕也沒關係。  「我不知道你能夠怎麼使用這台機器，但是記者先生，你不是本地人吧？」這個問題本來應該是種尖銳的質問，但守民兄話語間卻透露出廣大的胸懷，這是真誠的關心。  「詳細的情況我不方便說太多，但是我確實不是這裡的人；我和遠在他鄉的朋友怕是錯過這次，就要再過個三五年後，才得以再次見面了。」你計算了一下無線電真正普及的時間是在ＸＸＸＸ年，做出了這樣的回應。  「我了解了，記者先生，雖然事關民族的成長，但是若是連帶動民族成長的人都無法守護，這片土地可不知道要到退多少年呢！」守民兄肅穆表情下的這席話竟是跨越時空的很多事件的悲劇的縮影，你對他肅然起敬！  「但是記者先生可要記得還我啊！同伴們的心血我可不能隨意的白費。」說著便雙手攤向收音機，將它全權交給你處置。  於是你手邊忙了起來，幸好這台收音機有被妥善保管著，連同說明書都保管的時分妥善，而且驚喜的是為了方便大家傳閱，原本日文的說明書竟註滿了中文，所以你也順勢的找到了需要的部件。  期間，守民兄向你閒聊道「其實我有意要興辦報紙，但一直都找不到著力點。方才先生提到了『希望能和所有住民一起思考我們的未來！』那麼就記者先生您的見解，目前在台灣的記者朋友們，有多少人真正的做到了這件事情呢？」  你突然有了即視感，這個問題你在７個月後回答過他，但是在現在他居然問了起來，難道７個月後的他是記得你的嗎？。正當你不知道該怎麼善意的回答他時，你聽到了一騷動的聲音，看向窗外天色，你知道你被警察追趕的那個時候開始了……！  「本想再泡盞茶與你一敘，但恐怕要等到下次，真是抱歉！你先忙吧！」守民兄真誠的對你欠了欠身，但是腳下也沒有停住，馬上起身要往外面離開，如果不是狀況危急，他應該也不願意這麼唐突。  你的手邊也沒有停，再守民兄實在無暇看你的情況下，你從偵視儀上拆下了便於緊急維修的設備，慢慢的、不傷及收音機設備的將你需要的部分拆卸下來，裝在了偵視儀之上。這讓原本一體性設計的偵視儀突然變成了很誇張的設計。  「技師、主管，你們有聽到嗎？」守民兄這時早已走遠，所以你馬上連絡了新聞台的那一端。  「*滋...滋滋...!!! 滋...*」偵視儀令人擔憂的繼續發出令人不安的噪音，但隨即傳來你期待的清晰聲音。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5ZI9uI2jXWP-l3YjZP9PETqPPkxIN76NAPrbTJeazatrrEeQExC5hI4sLIbcNkurKfS1GHgPp209CmqR0ooJ4RCBwDKR9wXryEt-VUktC-yKrUWNdv0Y0kfeQEILAIKef2_vZUo1=s0  「是記者先生，你找到解決方法了嗎?技師小姐......！」主管的聲音聽來又驚又喜，但她沒等道你的回答就馬上把真的能解決眼前問題的技師叫來。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0I8RAZIE28ZteSNijFrPz0e20BeLPAjgol7wCMUeI2BGjxQzub0JYTfmCjotlq4wHIbhCfmR1v4DSSOjZgNf9-mEmQH_TV2_4VFk53wNoM0krxT8BMpcPS0-XeFHVjnZjFBAI6xV=s0  「記者先生！聲音非常的清楚，但你是怎麼做到的？」伴著腳步聲，技師劈頭就是這個問句，  「靠的都是台灣當時代最優秀的一群人，他們不懈的努力不管在過去，甚至幫忙到了未來的我們。」你驕傲的對技師作出了回應。守民兄、以及這段時間以來因為採訪罷工而接觸到的人們的臉龐，又一一映入你的腦海。  「詳細的我一定會再和你們分享，我拿到了收音組件，現在應該可以讓你們幫我訂為我所處的時代……」你還補充了其實你在上上次傳送的那天，所以又在說道「技師，老時間、老地點、在麻煩你一次了」你肯定的語氣給未來的另一端帶來了堅定的力量，所以幾乎是在你講完的當下，就聽到技師操作機器的聲音，以及她的回覆「這一次我一定將你完好的帶回來！」  [[於是你也隨著守民兄往門外動身……]] |

出場人物：（同第一幕）

|  |  |
| --- | --- |
| 驚險之間完成最後的採訪謎團、逃脫，後回到未來 | 再次來到差點逮捕的那天，驚險之間完成最後的採訪謎團、逃脫，後回到未來  門外，騷動依舊，但你與會場仍有些距離。你驚訝的發現，守民兄與你聊著聊著，時間竟也來到了下午時候。  這次你由外圍看相罷工現場，看到了不一樣的景象，穿戴整齊的人明顯有著身分地位，穿戴上就和其他人有明顯的差異。  他和當初命令其他警察來抓你的有著密切的對談，接著才走向會場找人，時間上快要來不及了，所以你馬上往罷工現場跑去。  進入會場前，穿戴整齊的人就早早離開了，像是不想淌這渾水，徒留充滿不安、躁動的會場。  你接近會場時，看到守民兄用著日文和警察大聲對談著，你聽不懂，但是仍然從一旁警察手上曳著的梁加升，可以看出他們在爭執，估計是在問為什麼要抓他吧。  不經意間你再次被人潮淹沒，不過你知道你該往甚麼方向擠去。  一陣擁擠之後，你突然有很強的即視感...  「副團長長...！梁加升他們被逮捕了！！」一片混亂之中，有人在你面前停下，他四肢無力、但是生氣地大吼著。你循聲望去，看到了警察已經情景之下將很多人挾持住，準備帶走。而憤怒的聲音也此起彼落的響起，讓本來看似減緩逮捕行動的警察，再次往人潮有了動作。  上述這一切就是你先前這一切差點失去回家機會的經驗。不一樣的是這次你有所準備。  沒等那個警察向你吼叫、也沒等到那人消失，你就馬上找到了那個樹叢，開始往那邊移動。  不過，該發生的事情還是會發生，你仍然聽到了那個聲音，這個聲音用一模一樣的節奏、音高、響度傳到你耳裡，除了覺得不可思議，你也多了份不耐，所以你當然沒有回頭，所以也替你賺了許多前進的空間，以至於當那名警察被其他人支開，所以傳喚其他人要來抓你時，你早就來到矮叢前。  在場沒有一個警察或是民眾知道你在幹嘛，從前是如此，現在也一樣。  「技師，我要跳了」說完這句，馬上就是一陣無重力感。  [[你再次的啟用了穿越的程序......]] |
| 原滿回到新聞台 歸納所有問題成解答 | 交任務、做問答、跟主管等人閒聊  然後最終和主管他們請求再次回到日治時期。(去12月答應邀約，還東西)  而後來你終於答應了守民兄的邀約，讓他「討教」，就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